

倚天屠龙记

金庸著

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唐霜寒楚客歸
倚松投薜蘿衣
惟白社陶裴迪
脫朱門蒼陸機
老玄宇畫并額



书号 ISBN7-323-00572-6/I·88

定价(含邮费) 26.48 元

1324598

I242
469

倚天屠龙记

I247.5

02398

金 庸 著

四



CS1505797

I247.5

02398

重庆师大图书馆



X004801

西藏人民出版社

2840

(藏)新登字 01

倚天屠龙记

金庸 著

※ ※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郫县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0.75 插图:40 字数 1158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1—5000

ISBN7—223—00572—6/I·88

全套四册 定价:26.48 元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刀剑齐失人云亡	(969)
第三十二回	冤蒙不白愁欲狂	(1009)
第三十三回	箫长琴短衣流黄	(1037)
第三十四回	新妇素手裂红裳	(1063)
第三十五回	屠狮有会孰为殃	(1103)
第三十六回	夭矫三松郁青苍	(1133)
第三十七回	天下英雄莫能当	(1165)
第三十八回	君子可欺之以方	(1199)
第三十九回	秘笈兵书此中藏	(1231)
第四十回	不识张郎是张郎	(1263)
后记		(1293)



周芷若：“要是我做错了甚么，得罪了你，你会打我、骂我、杀我吗？”张无忌在她左颊上轻轻一吻，说道：“似你这等温柔斯文、端庄贤淑的贤妻，怎会做错什么事？”

第三十一回 刀剑齐失人云亡

小昭昂然直至甲板，张无忌跟随其后，果见谢逊等人身后均有波斯武士挺剑相胁。小昭说道：“公子，这里有波斯治伤的灵药，请你替殷姑娘敷治。”说着用波斯语吩咐了几句。功德王取出一瓶膏药，交给张无忌。

小昭又道：“我命人送各位回归中土，咱们就此别过。小昭身在波斯，日日祝公子福体康宁，诸事顺遂。”说着声音又哽咽了。张无忌道：“你身居虎狼之域，一切小心。”小昭点了点头，吩咐下属备船。

谢逊、殷离、赵敏、周芷若等等一一过船。小昭将屠龙刀和倚天剑都交了给张无忌，凄然一笑，举手作别。

张无忌不知说甚么话好，呆立片刻，跃入对船。只听得小昭所乘的大舰上号角声呜呜响起，两船一齐扬帆，渐离渐远。但见小昭悄立船头，怔怔向张无忌的座船望着。

两人之间的海面越拉越广，终于小昭的座舰成为一个黑点，终于海上一片漆黑，长风掠帆，犹带呜咽之声。

殷离敷了波斯的人治伤药膏之后，仍然发烧不退，呓语不止。她在海上数日，病中受了风寒，那伤药只能医治金创外伤，却治不得体内风邪。张无忌心中焦急，第三日上遥遥望见东首海上有一小岛，便吩咐舵工向岛驶去。

众人上得岛来，精神为之一振。那岛方圆不过数里，长满了矮树花草。张无忌请周芷若看护殷离、赵敏，一路分花拂草，寻觅草药。但岛上花草与中土大异，多半不识，张无忌越寻越远，直到昏黑，仍只找到一味，只得回到原处，将那味草药捣烂了，喂殷离服下。

六人围着火堆，用过了饮食。四下里花香浮动，草木清新，比之船舱中的气闷局促，另有一番光景。殷主精神也好些，说道：“阿牛哥哥，今晚咱们睡在这儿，不回船去了。”此议一出，人人赞妙。眼见小岛上山温水清，也无凶禽猛兽，各人放心安睡。

次晨醒转，张无忌站起身来，只跨出一步，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只觉双脚虚软无力，那是从所未有之事，揉了揉眼睛，只见那艘波斯船已不在原处。他心下更惊，奔到海滩四下张望，不见船只踪影。

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叫道：“义父，你安好么？”却不听得谢逊回答，忙奔到谢逊睡卧之处，只见他好端端的睡得正沉，先放了一大半心。

赵敏、周芷若、殷离三人昨晚睡在远处一块大石之后。他奔过去看时，只见周芷若和殷离相对而卧，赵敏却已不在该处。一瞥间见殷离满脸是血，俯身察看，见她脸上被利刃划了十来条伤痕，人已昏迷不醒，忙伸手搭她脉搏，幸而尚在微微跳动。再看周芷若时，只见她头秀发被削去了一大块，左耳也被削去了一片，鲜血未曾全凝，可是她脸含微笑，兀自做着好梦，晨曦照身下如海棠春睡，娇丽无限。

他心中连珠价只是叫苦，叫道：“周姑娘，醒来！周姑娘，醒来！”周芷若只是不醒。张无忌伸手去摇肩头，周芷若打了个呵欠，侧了头仍是沉睡。张无忌知她必是中了迷药，昨晚出了这许多怪事，自己浑然不觉，此刻又是全身乏力，自也是中毒无疑。

一时叫周芷若不醒，当下又奔到谢逊身旁，叫道：“义父，义父！”谢逊迷迷糊糊的坐了起来，道：“怎么啊？”张无忌道：“糟糕！咱们中了奸计。”将波斯船驶走、殷离及周芷若受伤之事简略说了，谢逊惊问：“赵姑娘呢？”

张无忌黯然道：“不见她啊。”吸一口气，略运内息，只觉四肢虚浮，使不出劲来，冲口便道：“义父，咱们给人下了‘十香软筋散’之毒。”

六派高手被赵敏以“十香软筋散”困倒、一齐掳到大都万安寺中之事，谢逊早已听到张无忌说过，他站起身来，脚下也是虚飘的全无力道，定了定神，问道：“屠龙刀和倚天剑，也都给她带走了？”

张无忌一看身周，刀剑皆已不见，心下气恼无比，几乎要哭出声来，没料到赵敏竟会乘着自己遭逢极大危难之际，又来落井下石，使出这般奸计。

他呆了一阵，挂念殷离的伤势，忙又奔到殷周二女身旁，推了推周芷若，她仍是沉睡不醒，心想：“我内力最深，是以醒得最早，义父其次。周姑娘内力跟我们二人差得远了，看来一时难醒。”当下撕下了一块衣襟，替殷离抹去脸上血渍，只见她脸蛋上横七竖八都是细细的一条条伤痕，显然是用倚天剑所划。殷离自被紫衫龙王金花婆婆所伤之后，流血甚多，体内蕴积的千蝗毒液随血而散，脸上浮肿已退了一大半，幼时俏丽的容颜这数日来本已略复旧观，此刻脸上多了这十几道剑伤，又变得狰狞可怖。

张无忌又是心痛，又是恼怒，切齿道：“赵敏啊赵敏，但教你撞在我手里，张无忌若再饶你，当真枉自为人了。”定了定神，忙到山边采了些止血草药，嚼烂了敷在殷离脸上，又去敷在周芷若的头皮和耳上。

周芷若打了个呵欠，睁开眼来，忽他伸手在自己头上摸索，羞得满脸通红，伸手推开他手臂，嗔道：“你……你怎么啦……”一句话没说完，想是觉得耳上痛楚，伸手一摸，“啊”的一声惊呼，跳起身来，问道：“为甚么？”害然双漆一软，扑在张无忌怀中。

张无忌伸手扶住，安慰道：“周姑娘，你别怕。”周芷若看到殷离脸上可怖的模样，忙伸手抚摸自己的脸，惊道：“我……我也是这样了么？”张无忌道：“不！你只受了些轻伤。”周芷若道：“是那些波斯恶徒干的么？”张无忌道：“不！你只受了些轻伤。”周芷若道：“是那些波斯恶徒干的么？我……我怎地一些儿也不知道？”张无忌叹了口气，幽幽的道：“只怕……只怕是赵姑娘干的。昨晚的饮食之中，她下了毒。”

周芷若呆了半晌，摸着半边耳朵，哭出声来。张无忌慰道：“幸好你所伤不重，耳朵受了些损伤，将头发披下来盖过了，旁人瞧不见。”周芷若道：“还说头发呢？我头发也没有了。”张无忌道：“顶心上少了点儿头皮，两旁的头发可以拢过来掩住……”周芷若嗔道：“我为甚么要把两旁头发拢过来掩住？到这时候，你还在竭力回护你的赵姑娘。”

张无忌碰了个莫名其妙的钉子，讪讪的道：“我才不回护她呢！她这般心狠手辣，将殷姑娘伤成这般，我……我才不饶她呢。”眼见殷离脸上的模样，不禁怔怔的掉下泪来。

身当此境，张无忌不由得彷徨失措，坐下一动功，察觉中毒着实不浅。本来“十香软筋散”非赵敏的独门解药不能消解，但此时只能以内功与剧毒试相抗衡，当下运起内息，将散在四肢百骸的毒素慢慢搬入丹田，强行凝聚，然后再一点一滴的逼出体外。运功一个多时辰后，察觉见效，心中略慰，只是此法以九阳神功为根基，无法传授谢逊和周芷若照行，惟有待自己驱毒净尽之后，再助谢周二驱毒。

这功夫说来简捷，做起来却十分繁复，他到第七日上，也只驱除了体内三成毒素。好在这毒药只是令人使不出内劲，于身子却是无害。

周芷若起初几日极是着恼，后来倒也渐渐惯了，陪着谢逊捕鱼射鸟，烧水煮食。她晚间在岛东一个山洞中独居，和张无忌等离得远远地。

张无忌暗自惭愧，心想赵敏之祸，全是由己而起。这赵姑娘明明是蒙古的郡主，是明教的对头死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人曾折在她的手里，自己对她居然不加防范，当真愚不可及。谢逊和周芷若对他倒并无怨责，然他二人越是一句不提，他心中越是难过，有时见到周芷若的眼色，隐隐体会到她是在说：“你为赵敏的美色所迷，酿成了这等大祸。”

但殷离的伤势却越来越重。这小岛地处南海，所生草木大半非胡青牛医经所载，他空自医术精湛，又明知殷离的伤势可治，然而手边就是没药。偏生岛上树木都是又矮又小，仅能作柴薪之用，否则他早已扎成木筏，冒险内航。他若不明医术，也不过是焦虑而已，此时却如万把尖刀日夜在心头剜割。这一晚他嚼了些退热的草药，喂在殷离口中，眼见她难以咽下，心中一酸，泪水一颗颗滴在她脸上。

殷离忽然睁开眼来，微微一笑，说道：“阿牛哥哥，你别难过。我要到阴世去见那个狠心短命的小鬼张无忌去了。我要跟他说，世上有一个阿牛哥哥，待我这样好，可比你张无忌好上千倍万倍。”

张无忌喉头哽咽，一时打不定主意，是否要向她吐露自己实

在就是张无忌。

殷离握住她手，说道：“阿牛哥哥，我始终没答应嫁给你，你恨我么？我猜你是为了讨我欢喜，说着骗骗我的。我相貌丑陋，脾气古怪，你怎会要我？”

张无忌道：“不！我没骗你。你是一位情深意真的好姑娘，要是得能娶你为妻，实是我生平之幸。等你身子大好了，咱们诸事料理停当，便即成婚，好不好？”

殷离伸出手来，轻轻抚他的面颊，摇头道：“阿牛哥哥，我是不能嫁你的。我的心，早就许给了那个凶恶狠心的张无忌了……阿牛哥哥，我有点儿怕，到了阴世，能遇到他么？他仍然会对我这么狠霸霸的么？”

张无忌见她说话神智清楚，脸颊潮红，心下暗惊：“这是回光返照之象，难道她便要毕命于今日吗？”一时呆呆出神，没听她的话。殷离抓住了他手腕，又问了一遍。

张无忌柔道：“他永远会待你很好的，当你心肝宝贝儿一般。”殷离道：“能有你待我一半儿好么？”张无忌道：“老天爷在上，张无忌诚心诚意的疼你爱你，他早就懊悔小时候待你这般凶狠了。他……他对你之心，跟我一般无异，没半点分别。”

殷离叹了口气，嘴角上带着一丝微笑，道：“那……那我就放心了……”握着他的手渐渐松开，双目闭上，终于停了呼吸。

张无忌将她尸身抱在怀里，心想她直到一瞑不视，仍不知自己便是张无忌。这些日来，她始终昏昏沉沉，无法跟她说知真相。当她终前的片刻神智清明之际，却又甚么也来不及说了。其实，到了这个地步，说与不说，也没什么分别。他心头痛楚，竟哭不出声来，只想：“若不是赵敏又伤她脸颊，她的伤未必无救。若不是赵敏弃了咱们在这荒岛之上，只要数日间赶回中原，我定有法子救得她的性命。”恨恨的冲口而出：“赵敏，你这般心如蛇蝎，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中，张无忌决不饶你性命。”

忽听背后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待得你见到她如花如玉的容貌，可又不下手啦。”转过身来，只见周芷若俏立风中，脸上满是鄙夷之色。他又是伤心，又是惭愧，说道：“我对着表妹的尸身发誓，若不手诛妖女，张无忌无颜立于天地之间。”

周芷若道：“那才是有志气的好男儿。”抢上几步，抚着殷离的尸身痛哭起来。

谢逊听到哭声，寻声而至，得知殷离身亡，也不禁伤感。

张无忌到山冈之阴去挖墓，岛上浮泥甚浅，挖得两尺，便遇上坚硬的花岗石，手边又无锄铲，只得半殷离的尸身放入浅穴，等要将泥土堆上，见到她脸上的肿胀与血痕，心想：“碎石泥块堆在脸上，可要擦伤了她。”折了些树枝架在她尸身上，再轻轻放上石块，似乎她死后尚有知觉，生恐她给石块压痛了。折下一段树干，剥去树皮，用殷离的匕首在树干上刻道：“爱妻珠儿殷离之墓”，下面刻道：“张无忌谨立。”一切停当。这才伏地大哭。

周芷若劝道：“殷姑娘对你一往情深，你待她也是仁至义尽。只须你不负了今日之言，杀了赵敏为她报以仇，殷家妹子在九泉之下也是含笑的了。”

张无忌一番伤心，本已凝聚在丹田之中的毒素又散开，再多费了数日之功，才行凝聚，待得尽数驱出体外，又是十余日之后了。

小岛地气炎热，诸般野果甚多，随手采摘，即可充饥，日子倒也过得并不艰难。周芷若知张无忌心伤殷离之死，恼恨赵敏之诈，复又怜惜小昭之去，待他加意的温柔体贴。

张无忌运神功替谢逊驱去了体内毒性后，本该替周芷若驱毒，但想这驱毒之法须以一掌贴于对方后腰，一掌贴于脐上小腹，青年男女，怎能如此肌肤相亲？但若非这般运功，又不能将自身的九阳真气输入她体内，一连数日，心下好生踌躇，难以决断。

这是晚间，谢逊忽道：“无忌，咱们在此岛上，你想要过多少日子？”张无忌一怔，道：“那就难说得很，只盼能有船只经过，救咱们回归中土。”谢逊道：“这一个多月来，远远也曾见到船帆的影子么？”张无忌道：“没有。”谢逊道：“是了！说不定明天便有船只来到，但说不定再过一百年也没船经过。”张无忌叹道：“这荒岛孤悬海中，非海船航道所经，咱们是否能重回中土，原是十分渺茫。”

谢逊道：“嗯，解药是不易求的了。十香软筋散的毒素留在体中，除了四肢乏力之外，可有其他害处？”张无忌道：“时候不长，

那也没有多大害处，但这种剧毒侵肌蚀骨，日子久了，五脏六腑难免都受损伤。”

谢逊道：是啊。那你怎么不尽早设法给周姑娘驱毒？你说周姑娘和你从小相识，当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时，她曾有惠于你。这等温柔有德的淑女，到哪里求去？难道你嫌她相貌不美么？”张无忌道：“不，不，周姑娘倘若不美，天下哪里还有美人？”谢逊道：“那我替你作主，娶了她为妻。这男女授受不亲的腐礼，就不必顾忌了。”

周芷若在旁听着他二人说话，忽听说到自己身上来了，羞得满脸通红，站起身来便走。

谢逊跃起身来，张开双手，拦在她身前，笑道：“别走，别走！我今日这媒人是做定的了。”周芷若嗔道：“谢老爷子，你为老不尊！咱们只盼想个法儿回归中土，这当儿怎地说起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来？”

谢逊哈哈大笑，说道：“男女好合，是终身大事，怎么不三不四了？无忌，你父母也是在荒岛上自行拜天地成婚。他们当日若非破除了这些世俗礼法，世上哪里有你这个小子？何况今日有你义父为你主婚。难道你不喜欢周姑娘么？不想替她驱除体内的剧毒么？”

周芷若掩了面只是要走，谢逊拉住她衣袖，笑道：“你走到哪里去？明日咱们不见面的么？啊，我知道了，你是不肯叫我这老瞎子做公公？”周芷若道：“不，不，不是的。谢老爷子是当世豪杰……”谢逊道：“那你是答应了？”周芷若只说：“不，不！”谢逊道：“你是嫌我这义儿太过不成材么？”

周芷若顿了一顿，说道：“张公子武功卓绝，名扬江湖。得……得婿如此，更有何求？只是……只是……”谢逊道：“怎么？”周芷若向张无忌微微掠了一眼，说道：“他……他心中实在喜欢赵姑娘，我是知道的。”

谢逊咬牙道：“赵敏这小贱人害得咱们如此惨法，无忌岂能仍然执迷不悟？无忌，你自己倒说说看。”

张无忌心中一片迷惘，想起赵敏盈盈笑语、种种动人之处，只觉若能娶赵敏为妻，长和她相伴，那才是生平至福，但一转念

间，立时忆起殷离脸上横七竖八、血淋淋的剑伤来，忙道：“赵姑娘是我大仇，我要杀了她为表妹雪恨。”

谢逊道：“照啊，周姑娘，那你还有什么疑忌？”周芷若低声道：“我不放心。除非……除非你要他……立下一个誓来。否则我宁可毒发身死，也不要他助我驱毒。”谢逊道：“无忌，快立誓。”

张无忌双膝跪地，说道：“我张无忌若是忘了表妹血仇，天地不容。”

周芷若道：“我要你说得清楚些，对那位赵姑娘怎样？”

谢逊道：“无忌，你就说得更清楚些。甚么‘天地不容’，太含糊了。”

张无忌朗声道：“妖女赵敏为其鞑子皇室出力，苦我百姓，伤我武林义士，复又盗我义父宝刀，害我表妹殷离。张无忌有生之日，不敢忘此大仇，如有违者，天厌之，地厌之。”

周芷若嫣然一笑，道：“只怕到那时候，你又手下留情哩。”

谢逊道：“我说呢，拣日不如撞日，咱们江湖豪杰，不管他什么婆婆妈妈的繁文缛节，你小两口不如今日便拜堂成亲罢。这十香软筋散早一日驱出好一日。”

张无忌道：“不！义父，芷若，你们听我一言，殷姑娘待我情义深重，她自幼便心中以我为夫，我心中也已以她为妻，虽无婚姻之事，却有夫妇之义。她尸骨未寒，我何忍即行另结新欢。”

谢逊沉吟道：“这话倒也说得是，依你说那便如何？”张无忌道：“依孩儿之见，孩儿今日称和周姑娘订立婚姻之约，助她疗伤驱毒，这就方便得多。倘若天幸咱们得回中土，待孩儿手刃赵敏，夺回屠龙刀交回义父手中，那时再和周姑娘完婚，可说两全其美。”谢逊笑道：“你倒想得挺美。要是十年八年，咱们也回不了中土呢？”张无忌道：“三年之后，不论咱们是否能离此岛，就请义父主持孩儿的婚事便是。”

谢逊点了点头，问周芷若道：“周姑娘，你说怎样？”周芷若垂头不答，隔了半晌，才道：“我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儿家，自己能有什么主意？一切全凭老爷子作主。”

谢逊哈哈笑道：“很好，很好。咱三人一言为定。你小两口是未婚夫妇，不必再有什么顾忌。无忌，你给我的儿媳驱毒罢。”

说着踏步走向山后。

张无忌道：“芷若，我此番苦衷，你能见谅么？”

周芷若微笑道：“只因是我这个丑样的，你才推三阻四，要是换了赵姑娘啊，只怕你今晚就……”说到这里，转过了头，不好意思再说。

张无忌怦然心动，寻思：“当大伙儿同在小船中飘浮之时，我曾痴心妄想，同娶四美。其实我心中真正所爱，就那个无恶不作、阴毒狡猾的小妖女。我枉称英雄豪杰，心中却如此不分善恶，迷恋美色。”

周芷若回过头来，见他兀自怔怔的出神，站起身来，便要走开。张无忌伸手握住她手一拉。不料周芷若功力未复，脚下无力，身子一晃，便倒在他怀里，挣扎不起来，嗔道：“我是一生一世受定你的欺侮啦。”

张无忌见她轻薄颦薄怒，楚楚动人，抱着她娇柔的身子，低声道：“芷若，咱俩幼时在汉水中一见，不意竟能得有今日。在光明顶我独斗昆仑、华山两派四老之时，你指点关窍，救我性命。当时我也只感激你的关怀，却不敢另有妄念。”周芷若倚在他的怀里，说道：“那日我刺你一剑，你难道不恨我么？”张无忌道：“你没刺正我的心口，我便知你对我暗有情意了。”周芷若呖了一声，脸颊晕红，说道：“早知如此，当日我一剑刺正你的心口，多少干净，也免得以后无穷岁月之中，给你欺侮，受你的气。”张无忌抱着她的双臂紧了一紧，说道：“我此后只有加倍疼你爱你。我二人夫妇一体，我怎会给你气受？”

周芷若侧身子，望着他脸，说道：“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你，你会打我、骂我、杀我么？”

张无忌和她脸蛋相距不过数寸，只觉她吹气如兰，忍不住在她左颊上轻轻一吻，说道：“似你这等温柔斯文、端庄贤淑的贤妻，哪会做错什么事？”周芷若轻轻抚摸他的后颈，说道：“便是圣人，也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从小没爹娘教导，难保不会一时糊涂。”张无忌道：“当真你做错什么，我自会好好劝你。”

周芷若道：“你对我决不变心么？决不会杀我么？”张无忌在

她额上又是轻吻一下，柔声：“你别胡思乱想了。”哪有此事？”周芷若颤声道：“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张无忌笑道：“好罢！”我对你决不变心，决不会杀你。”

周芷若凝视他双眼，说道：“我不许你嘻嘻哈哈，要你正正经经的说。”张无忌笑道：“你这个小小脑袋之中，不知在想些什么。”心想：“总是我对赵敏、对小昭、对表妹人人留情，令她难以放心。可是自今而后，怎会更有此事？”于是收起笑容，庄言道：“芷若，你是我的爱妻。我从前三心两意，只望你既往不咎。我今后对你决不变心，就算你做错了什么，我连重话也不舍得责备你一句。”

周芷若道：“无忌哥哥，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可要记得今晚跟我说过话。”指着初升的一勾明月，说道：“天上的月亮，是咱俩的证人。”

张无忌道：“对，你说得不错。天上明月，是咱俩的证人。”

他仍是将周芷若搂在怀里，望着天边明月，说道：“芷若，我一生受过很多很多人的欺骗，从小为了太过轻信，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到底有多少次，这时候也记不起来了。只有在冰火岛上，和爹爹、妈妈、义父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没人世间的奸诈机巧。我第一次回归中原，便遇上一个叫化子弄蛇，他骗我探头到布袋中去瞧瞧，不料他把布袋套在我头上，将我擒住。我又哪料得到，咱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来到这小岛之上，赵姑娘竟会在第一晚的食物之中，便下了剧毒？”周芷若笑道：“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得黄河悔已迟。”

张无忌心中突然充满了幸福之感，说道：“芷若，你才真正是我永远永远的亲人。你一直待我很好。日后咱们倘若得能回归中原，你会帮我提防奸滑小人。有了你这个贤内助，我会少上很多当了。”

周芷若摇头道：“我是个最不中用的女子，懦弱无能，人又生得蠢。别说和绝顶聪明的赵姑娘天差地远，便是小昭，她这等深刻的心机，我又怎及得上万一？你的周姑娘是个老老实实的笨丫头，难道到今天你不知道么？”

张无忌道：“只有你这等忠厚贤慧的姑娘，才不会骗我。”